

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雜說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大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

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今

心集八

士號並不受

見高道傳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其師傳授之祕集而成書既甯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

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洞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牟祐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懽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

立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

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邱望之湘

姓程韶王尙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

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立景先生楊上器韓杜

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閻仁諳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

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

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

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立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

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甯中再校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全

心集入 八十六

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

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

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

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

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

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

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

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

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

爲述傳以賜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
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
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
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
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
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
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
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
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注雜說

全

心集入
XLO

唐太宗謂傅奕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胡
中桀黠初在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立言文飾之耳
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誠其子曰老子
立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
時皆惑汝等勿學也

見舊唐
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
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
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

無所得上深然之

見舊唐書
憲宗紀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菴河渚閒守令謁者辭以瘖人有

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仲

長先生傳及文中子注

東皋子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在河渚間仲長子

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

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

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

可依山臣鴻敢一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

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全

心集八 又文川

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

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

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

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元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

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元宗令以三體

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遊天台元

宗遣使徵之既至問其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

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

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書少異故併錄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

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楊雄傳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論

心集八

王弼著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短不復得作

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

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拜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際矣

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

人絕禮棄學平叔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說並注

阮瞻成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

椽見晉書本傳 世書作阮修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已召博士徐文

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
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為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
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見新舊唐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
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
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
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啟篇先熏盥乃讀見唐書儒學傳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
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金

心集八 卷上上

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
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
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販鬻但無妨公不必
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
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好惡
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見國朝

了齋陳忠肅公權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曰玉清昭
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

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臣
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
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
多似漢文今摭其說十數篇錄於后

漢文卽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爲先以有
德於我身爲後此所謂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卽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
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
善此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心集八
××

漢文初登虎圈齋夫口對無窮拜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
如陛下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齋夫喋喋
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
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敗亂今以齋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
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齋夫蓋知辯
者不善而多言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
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餘之故

賈誼上書至於引廟諱為言而文帝嘉納可謂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孝文為尉它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

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為帝此即

強之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歛之必

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與奪之必固與之

袁盎卻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為喜厚賞袁盎可謂自勝而不自

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之所以強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張

文帝納賈誼譏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80 心集八

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

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

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

文也謂無聞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

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

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

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

大過李迪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屢籍對口才難自古

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所考王曾知

曰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著無為之化所

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
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
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爲右丞
下至胥吏悉獲資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爲悅蓋仁祖
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
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
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上曰老子謂治大國
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余
心集八

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
有爲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爲
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
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
考謂漢文吾無閒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
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訐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
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
悶悶其民漙漙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於
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訐之路拒而不受聖

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涓涓也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爲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疏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XLVIII

心集八

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並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美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並見本集

穎濱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

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
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見道德經解後序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

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哉示人以器而晦其
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而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
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
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
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合於此必
略於彼矣見經注又曰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李
心集八
八上三

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
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
爲夫豈其所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與不
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
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見樂城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
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
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
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
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啟學之蔽

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尙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

見經注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空

心集八

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私意去

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護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呂氏雜錄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榮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呂氏師友雜志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
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
其所美必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
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
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
州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
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
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心集八
×十一

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
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斲斲焉窮日力
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
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溫公自號
迂叟常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
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又云學黃老
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

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並見溫公
傳家集

李衛公得裕諫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

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
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
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
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多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
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
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

見李文
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儉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
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靜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心集八
X/S上

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民化汲黯得之故
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
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見白氏
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
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
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
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六洞之法
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
丹藥奇技符錄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

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
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
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
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
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
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並見本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
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
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見眉山集

張右史耒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心集八

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
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
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
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
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
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
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
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教余以養生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立通四達真氣應之茲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而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心集八 六三川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為猶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猶遠故

專惡夫多言也

見本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心集八 481

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未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並見淮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邱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并喜

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見咸平集

范文忠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

而理備

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翹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

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

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

失

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

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

見老舊餘書

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

XXXI

心集八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

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嘗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

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

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

見退居類

藁

嵩生景迺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

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

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一篇真得老子之學歟

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

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

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

爾見本集

李昭玘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

子哉其言適中爾

見樂靜先生集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

見本集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矣

心集八

眉山蘇籀穎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籀講老子數

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

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

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並見遺言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宗皇帝為大聖祖聖祖父周

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

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議疏於天下又天寶中

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

見新唐書藝文志

大中祥符六年

八月庚午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

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

冊寶己酉朝謁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

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逍遙無為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

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釋文三卷今諸

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

三卷欲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國朝會要天禧三

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

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堯 心集八

為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

豈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為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

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

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也見九朝道略

方臘亂浙右聲搖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宰王黼言宜乘此

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

人至東宮太子問焉振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

其言不過追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為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

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也

見九朝通略并東都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為比部員外郎因奏對乞解易劄子略曰恭惟陛下天縱睿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幾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為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為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厭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幅至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言

心集

長生躡白雲

並見梁 裕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濇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並見程 氏遺書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

見語 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

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

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立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

並見道鄉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記

真一

心集八 卷上

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

斯之謂歟

見本集 觀物篇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

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

見邵氏 聞見錄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

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錄謝氏語錄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甯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變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臺

心集八
卷之三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眾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

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
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
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
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瀉泥與之偕而莫
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
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其濁
也徐而清之可以鑿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
之是以如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曷也清汨之
則濁濁而徐之復清曷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
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憂

心集八
× 1 ×

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
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
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
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
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
見西塘

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白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
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
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世相傳

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
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
少亂也其拒揚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
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
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
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
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其至道與老氏殆相為表裏並見
經注
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
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
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相反人氣散之則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壽

心集八
×三三

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
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所謂持
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
養者乃所以為柔也故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
下放言

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
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
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
人其所示見設為乘者三演為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
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
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

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迺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臺

心集八
メシリ

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又曰服人之見易道聖賢之疵

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清心眾人之過也眾人之過大而有迹
故其遣之也易以覺為礙以解為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
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為病顯以法為病
微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聖人
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為解縛
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
是為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
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
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
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稟

心集八
三三三

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尙安復有靈響崇厲之為哉又惟常
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其能爾乎唯
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

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

並見北山集

栢欄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黃帝其道盛於老
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駭者其為家三十有七其為書九百
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
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
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
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

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
良為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為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
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
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靜恭
儉無為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
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
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
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見耕欄集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杳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
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一

心集八

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
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
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
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
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
是義余曰道德貫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
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
不可概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歎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
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

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
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
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
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
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
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
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
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
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觀乎曰道無方體德有
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觀耶合乎道則無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一

心集八

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
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
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
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
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
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
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
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
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
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

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
豈不誣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
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
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
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卽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卽性而
言之者卽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
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其身之謂凡
動作語默不見而已卽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
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鑿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真覽

心集八

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
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
觀問身又曰或問何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
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
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
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
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
求之斯有得也息問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
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
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氏

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

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袁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邱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

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

並見嚴谷集

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橐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一章

卷上

心集八

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斃精神於寒淺者之所爲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吝不敢爲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妙渾然天成物之來于我者初無容心隨所遇而應之我無忤心故能慈我無欲心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爲天下先其所以日用者簡易自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

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大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不伐不競不絀非不敢爲天下先耶下至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於不敢爲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實其慈且勇寶其儉且廣寶其後且先雖二帝三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爰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禦寇蒙莊之徒和其說逮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皇

心集八

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爲宗以清靜澹泊爲事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卽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毅以爲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於世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冰炭柄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老云者吁可怪哉

並見其
室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官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
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
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
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
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
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
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
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
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
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採其秉要之理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一

心集八

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
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
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
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
燒火薪能生烟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
乎上是薪雖粗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
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烟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
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
六經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祕
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

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
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
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
明其確曰何況元元黃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
白日升青天元元黃帝卽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
十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
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
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又
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
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三

心集八

與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
於紀述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
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凡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是如何文公
曰微是邊微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
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文
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
文公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眾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
二二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卻不恁地莊仲曰卻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卻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卻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卻較虛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一百四

心集八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沖嗇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止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卷一
心集八

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汗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爲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

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卻不會去理會文公曰如今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真マコト 心集八

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因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

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以上並見
文公語錄

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

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茗溪劉一止行閒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茗溪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二卷
心集八
人上人

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

見鄭先生語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矢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後人分為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為表裏其後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

見經注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為

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無爲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爲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爲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

見經解發題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真

心集八

劉師立自號真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於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眾妙之門戶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戶如前章云眾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爲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爲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浮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

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或可勤而行之張者必歛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以德報之爲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覈眾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邱望之本

道藏輯要

道德真經

彭鶴林集註雜說

三

心集八

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

見老君實錄

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雜說終